

# 中国货币国际化的趋势预测与人民币的范式选择

湖南文理学院， 乔臣

2014-11-25/中经评论

[摘要] 文章认为，我国人民币国际化的范式选择，应当是走出一条涵盖道路、环境和结构等多个方面的动态的、系统的、中国特色的模式。具体讲，就是在综合考虑内外影响因素的基础上，以成为世界货币并充当国际货币职能为目标，通过整合人民币、港元、澳元乃至新台币，实现国家货币统一，进而促成“人民币区”的建立，提升人民币的国际地位和影响，最终以持续、健康、快速、稳健的方式走出有中国特色的货币国际化范式。

## （中经评论·北京）一、货币国际化的内涵

要研究货币国际化的历史演变，首要问题是如何界定货币国际化。一方面，“世界货币”或“国际货币”是货币国际化这一动态经济过程的目标和归宿，任何一种以往或现行的国际货币均是在跨越国别限制的过程中逐步为世界所接受，进而成为区域或全球通用的货币并行使职能；另一方面，货币发展史中表征“世界货币”或“国际货币”的实践进程远远早于其理论的诠释，是货币国际化实践的发展催生了货币国际化思想和理论的演变。可以说，“世界货币”、“国际货币”、“货币国际化”这些概念不过是日益兴盛的货币国际化过程的理论推演，没有各国首先倡导并推动的国别货币的国际化过程，也就不可能出现如今纷繁多变的货币国际化概念和理论。因此，以“世界货币”或“国际货币”这一静态概念为起点推演货币国际化动态过程有着内在的逻辑脉络。

### （一）何谓“世界货币”或“国际货币”

马克思认为：“世界货币执行一般支付手段的职能、一般购买手段的职能和一般财富的绝对社会化身执行职能。它的最主要职能，是作为支付手段平衡国际贸易的差额。”马克思对世界货币的阐述既是货币跨越国家界限之后内在本质的重新回归——世界货币都是足值的贵金属货币，也是对世界货币职能的丰富完善——世界货币执行结算、核算和储备的职能。可以说，马克思的世界货币含义是贵金属货币时代最经典的理论界定。马克思恰好处在贵金属货币处于主导本位制的历史时期，纸币在世界各国中并非占据优势的货币形式，但马克思已经极其敏锐地发现了纸币将在未来的贸易交换中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就已经明确指出了纸币的发行限于它象征性地代表的金（或银）的实际流通的数量。因此，纸币的使用是有局限性的，即“货币一越出国内流通领域，便失去了在这一领域内获得的价格标准、铸币、辅币和价值符号等地方形式，又恢复原来的贵金属块的形式。”超出了国内流通领域，就必须用足值的贵金属货币进行交易。当人类历史进入20世纪之后，两次世界大战引致的经济结构、政治体制和国际货币关系等均发生了重大变化，尤其是纸币替代贵金属货币成为主导各国经济的货币形式，国际贸易结算也更多的借助纸币进行，贵金属只是作为纸币币值和贮藏基础的重要象征存在。在勉强维持到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贵金属逐渐淡出世界货币舞台，纸币独步天下。因此，现代“世界货币”或“国际货币”的界定均是对国别纸币跨越国界后在世界范围内的购买力和可接受性给出的。最具代表性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麦金农（McKinnon）“国际贸易中的可交换性”理论的基础给予的定义：具有世界范围的可接受性、购买力的稳定性和金融便利性的货币，它有能力成为国际货币的币种作为关键货币（Key currency）出现，往往被其他非货币国际化国家盯住，成为所谓的“锚货币”（Anchor currency）。

当然，货币国际化与世界货币这对概念是有着明显的区分，其关键在于“化”。“化”就是运动、变化，《易·恒》中认为，“化，易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时变化而能久成”。因此，货币国际化应当探讨的是一个动态过程，其内在逻辑中应当涵盖广义和狭义的两方面。从狭义的货币国际化讲，它应当是一个具有产生、发展、成熟及至衰退的过程，这个过程适用于研究某种特定货币的国际化史，这个过程是有限的，如英镑、美元的国际化就很明显地体现出这一特征；从广义角度

看，货币国际化是以整个人类经济史为视角所探讨的货币国际化的一般规律、模式、特征等，这个变化过程是伴随着人类经济增长、社会发展、文明推进而不断演化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货币国际化又具有无限性。而世界货币所昭示的无非是人类某一个特定历史时期在国际货币结算、储备中居于统治地位的货币，它在理论演进的研究序列中更多的是作为静态目标存在的，或者说，更多地反映了货币国际化狭义的一面。

## （二）货币国际化的内涵

通过对世界货币、货币国际化条件的研究可以看出，货币国际化的内涵不仅是货币能否超越国界的简单界定所能诠释，还应该内含和外化着诸多的内容。对于货币国际化的概念，单纯用一句话很难概括，因为货币国际化是一个贯穿着职能、区位、收益、过程、方式等条件，包容着综合实力、汇率制度、国际贸易、金融体系乃至国际货币体系在内的综合性动态过程。因此，所谓的货币国际化，静态概括可以理解为一国或地区的货币逐步成为世界货币并承担国际职能的过程。它以世界货币地位的确立为标志，分析机理定位于世界货币职能的充当和形式的表达。而动态分析则诠释了从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中，解析一国或地区如何依托综合实力的推动，借助汇率安排、金融发展等方式，依托主导货币或核心货币的地位确立，在经历周边化、区域化和全球化后，逐步具备国际价值尺度、流通手段、支付手段、储备手段等职能，并借此获取铸币权收益的过程。

## 二、货币国际化的历史演变

货币国际化过程及其理论就像人类经济发展史中绽放的奇葩，其美妙之处源于本身的多样性和连贯性，表面看似简单的背后却隐藏着复杂的实体运动，如果我们从不同的角度观察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同样，简单和复杂的由来亦可通过其历史的脉络演变来寻求其中的规律内涵。弗里德曼认为：“适用于货币理论的东西也同样适用于货币史”，以此推之，适用于货币史的理论同样也可用于研究货币国际化理论。如果我们从货币史的角度看待货币国际化的进程，可以清晰地发现，货币国际化的历程可能只是货币史中的一段伴音或者一曲伴奏，既有独立的发展思路，也延续着货币

理论的发展。

### （一）发轫阶段——荷兰盾初步体现货币国际化范式

17世纪,尼德兰革命爆发并最终使荷兰摆脱了西班牙的反动统治,成为了“17世纪标准的资本主义国家”。荷兰资本主义的特点是商业超过工业,对外贸易超过对内贸易。其中,阿姆斯特丹成为荷兰国内外贸易和手工业的中心,也是国际贸易和金融业的中心。1609年,阿姆斯特丹银行成为欧洲第一个资本主义性质的银行。随着贸易的发展,荷兰货币伴随航海船队的足迹流通到了世界各地,荷兰盾(gulden)存款和钞票逐步成为西方国家贸易支付手段,也初步具有了货币国际化的范式。荷兰之所以能够推动本国货币的国际化进程得益于两个方面:一是荷兰拥有最大的专门从事长途贸易的公司——荷属东印度公司;另一方面,阿姆斯特丹银行作为第一家资本主义性质的银行,有能力使荷兰盾成为“严格遵守信义”的货币。坚实的信用基础使阿姆斯特丹银行成为“世界上最保险的银行”,也为荷兰盾在国内和世界范围的广泛流通创造了条件。当然,荷兰盾最终没能成为第一种世界性货币,毕竟当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还不够发达,毕竟荷兰还没有能力成为真正的“日不落帝国”,所以荷兰盾的这种货币国际化范式持续了两个多世纪。荷兰盾的世界化过程也为第一种真正意义上的世界货币——英镑提供了借鉴。

### （二）确立阶段——英镑成为第一种世界性货币

英国早在工业革命之前就借助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积极发展对外贸易,并且极力通过对外殖民扩张来扩大产品对外倾销。工业革命首先在英国发生并完成之后,其生产力水平得到了巨大发展,产品极大丰富,借助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英国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日不落帝国”。统一的殖民体系带来了统一的世界市场,通过单一金属——黄金标价的规定以及稍后英格兰银行发行的银行券,标志着英国进入金币本位制时代,英镑(pound)也成为国际储备货币的代名词,英格兰银行几乎成为了世界的银行,伦敦也自然而然地成为了世界金融中心。英镑的货币国际化进程伴随着国家意志对外扩张的过程。虽然,如今的英镑已经不再有实力左右国际贸易中的货

币结算和储备，但好在人类并不缺乏国别货币，英镑的衰退恰好为其他国家货币的国际化过程提供了条件，美元、马克、日元最终你方唱罢我登场，纷至沓来。

### （三）高潮阶段——美元、马克、日元、欧元相继成为国际货币

英镑国际地位丧失后，美元（dollar）和马克（mark）相继在国际货币舞台上崭露头角。美元国际地位的确立经历了较长的时间。1792年美国联邦政府颁布《铸币法》，宣布实行1美元=24.06克白银或1美元=1.6038克黄金的金银复本位制，为美元成为国际结算货币奠定了基础。“二战后美国的工业制成品占世界一半，对外贸易占世界1/3以上，黄金储备约占资本主义国家的59%，从1938年的145.1亿美元增至1945年的200.8亿美元，一跃成为最大的债权人”。在不断打击英镑抬升自己的过程中，终于确立了以美元为核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美元也通过造就世界范围的“流动性紧缩”一举确立了其世界货币霸主的地位。同期的马克、日元也开始赢得国际市场的青睐。德国马克之所以能够成为在世界货币体系中重要的一种国际货币，很大程度上源于其良好的信誉和稳定的币值。在英镑、美元出现波动的时候，德国马克仍然坚挺，使其对国际金融市场的影响与日俱增；日元（yen）的国际化道路与马克相比就艰辛的多，说日元的国际化道路是被“逼”出来的也不为过。二战后的日本作为战败国，借助美国的支持以及“道奇计划”、“经济安定九原则”的帮助以及美元与日元1:360的汇率，迅速使日本商品获得重返国际市场的机会。只是20年的黄金发展期后，面对“广场协议”开始的10年之久的升值历程，促成了日元寻求国际化的结果。可以说，日元的国际化道路是一种被逼无奈的结果。

还有一种货币不能不提，那就是欧元（euro）。尽管欧元在1999年才正式登上货币舞台，但在短短的10多年中，它就已经表现出了与以往任何一种货币所不同的生命力和国际化动力。欧元可以说是一种全新的货币范式，因为它既不是一种国别货币，也不是一种以黄金为依托的货币，它的产生实则是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一种新的探索。虽然我们将之定义为货币，但其实质实际上已经超脱了我们传统意义上对货币的界定范围。凯恩斯曾指出，“货币是国家的一个特殊产物”，但欧元却在一定程度上完完全全的只是体现“记载债务、价格以及一般购买力的货币理论最基本概念”。我们姑且不论欧元的路会走多长，或者说欧元是否会被新的货币替代，但就欧元产生

后对世界的影响足以令人刮目相看。

### 三、货币国际化未来趋势的预测

欧元的国际化过程为货币国际化理论的发展提供了一种重要范式，即所谓货币并非单单是一种主权货币，作为一定经济区域内产生的公认货币，其存在就具有法定性，即法定货币。欧元的出现在事实上颠覆了以往货币理论中对货币的界定，即主权货币的内涵。基于此，货币国际化的发展呈现出了多元化、多样化的态势。一边是老牌国际货币继续把持国际货币体系的特权，希望借此延续其已有的国际地位；另一边是新兴国家通过国家实力的不断增强推动着本国货币国际化或者以某种核心货币为基础的区域货币的国际化。

放眼未来，能够充分体现货币国际化范式的国家和地区并不多。从主权国家的角度来看，屈指可数的国家只有中国和俄罗斯。或许我们可以借助“金砖四国”来进行分析。“金砖四国”（BRICS）一词源于吉姆·奥尼尔发表的一份题为“The World Needs Better Economic BRICs”（全球需要更好的经济之砖）的报告，后来成为一种对新兴国家未来影响世界经济程度重要与否的称谓。金砖四国涉及的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均是21世纪经济增长前景乐观的国家。从四个国家货币在区域经济和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来看，真正有望成为世界货币的只有中国和俄罗斯。因为印度作为区域性发展中大国，尽管其近十几年以平均6%—7%的经济增长率仅次于中国，但在区域货币合作中过于孤立，基于其政治策略上的南亚次大陆霸主地位的目标，货币合作更多的是与美国合作，美元在印度的作用日渐凸显。另外，印度还是老牌的英镑区国家，英镑在印度也具有深厚的影响。因此，在货币方面，印度所表现出的国际化态势并不明显。巴西是南半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其国民生产总值高居拉丁美洲之首，在2008年达到1.23万亿美元，人均GDP达6485美元。但巴西地处的拉丁美洲是美国的后院，美元的影响在该地区极其深厚，甚至美国近几年极力推行拉丁美洲美元化的进程，在某种程度上必然会遏制巴西本国货币的国际化进程。

剩下的只有中国和俄罗斯。对于中国的人民币，我们将在后面述及，在此着重探讨卢布国际化的问题。前苏联在二战后确立了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导地位，通过经济互助委员会的成立和多项双边《经济互助合作协议》的签订，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

国家之间建立了较为紧密的经济合作关系，这其中不可避免地会促成卢布（RUB）在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使用和流通，其中尤以东欧国家为甚。可以说，当时的苏联卢布是在特定历史和政治时期出现的一种区域性货币，或者成为社会主义货币区的核心货币，只不过这种货币在世界贸易中仍然屈居于美元之下。如果从金融和国际贸易理论的角度看，尽管在众多接触的媒介中所获知的关于苏联解体的原因多归结于军备竞赛和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然而，素来以原料出口为主导苏联在国际贸易中遭受美国无形打击的实例也比比皆是。比如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利用美元体制的绝对优势地位，大肆发行美元的同时又提高利率，市场利率一度高达20%，从而制造世界范围的大萧条，打压了原本高涨的石油、原材料价格，让欣欣向荣的苏联——这个原材料大国突然陷入了出口却赚不到钱的窘迫境地，间接导致进口出现支付困难，选择减少对外贸易来应对，结果致使苏联陷入了国民经济的大萧条。因此，苏联的解体有形原因源于政治和军事，无形原因源于经济。话虽如此，苏联解体后的继任者俄罗斯毕竟还是一个地域辽阔的大国，“随着近几年俄罗斯GDP平均每年以7.8010的速率增长，黄金外汇储备达4048亿美元，俄罗斯又重新挤入世界十大经济体”。国家经济实力是实现货币国际化的基础，加之独联体国家和东欧国家与俄罗斯一衣带水，使得卢布在欧洲东部仍具有一定的流通区域。可以说，只要处理好政治、军事领域的矛盾关系，以卢布为核心的货币区也会有其产生的可能。

从货币区域的角度看，最有望作为以欧元区模式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出现的是亚洲货币区。2001年，蒙代尔在“变化中的世界货币秩序：东亚货币展望”中指出，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并不是亚洲的危机，而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危机。“那么，亚洲需要共同货币吗？答案取决于替代共同货币方案是什么。如果替代方案是目前体系，我对答案是：是的，亚洲需要共同货币。”而且，蒙代尔还将亚洲共同货币定义为“亚元”。在此，姑且不论“亚元”这种货币形式究竟以何种面貌展于世人。至少有一点，就是在这个“亚元”区中必须寻求核心货币，即锚货币。欧元区的锚货币是德国马克、法国法郎，“亚元”区的锚货币至今还是个问号。原因在于，亚洲尤其是东亚地区是经济发展最为活跃的地区，中国、日本、韩国的经济实力在该地区都具有优势。但人民币、日元和韩元三种货币之间关系难以协调，“欧洲模式的单一货币现在不适合亚洲，因为单一货币要求相当程度上的政治整合，这远远超出了亚洲目前存在的或在可见的将来实能现的政治整合。亚洲货币将不得不是一种通用的并行货币。”

总之，从整个货币史的发展过程看，现代意义上的货币国际化进程不过经历了短短400多年时间，无论是荷兰盾、英镑和美元，抑或是马克、日元和欧元，乃至未来可能的人民币、卢布和“亚元”，都昭示着世界货币的不断更替，也预示了国际货币体系会不断出现新的“洗牌”。

#### 四、人民币国际化的范式选择

##### （一）范式选择的道路

我国当前人民币国际化过程中面临的很大问题是，能否充当国际货币并发挥相应的国际货币职能。从我国目前人民币的国际化现实看，人民币更多的是一种周边化的货币，这种周边化还是低层次的货币国际化。而人民币的周边化也只是在周边国家充当支付手段和流通媒介的作用，并不能成为周边各国的记账本位币和储备货币，也就是说，我国人民币在各国的沉淀量是很不足的。这说明人民币在国际化道路的选择方面必须要将国际支付手段、储藏手段、交易媒介等诸多职能集于一身，至少要在周边区域首先成为一种公认的国际货币，才能为真正国际化创造条件。从这一点上看，人民币的国际化应当是“多元化”的。另外，人民币的道路选择还体现在是“线性”还是“非线性”上。按照跨越式发展的思路看，“非线性”的国际化道路能够更快地使人民币成为世界货币，这当然是有利的。但是，我国现在的国情和国际地位等因素决定了人民币距离实现真正的国际化还有很远的路要走，这实际上就否定了人民币的跨越式发展思路。那么，“线性”发展道路可以使人民币以较为稳妥的方式实现国际化。基于此，我们认为人民币要实现国际化，所选择的“线性”道路应当是一种建立在“大中华经济圈”基础上的发展道路。即人民币首先在中国大陆、香港、澳门三地实现统一，建立完整意义上的中国大陆“人民币区”，未来台湾以及华人影响区域的加入，可以不断壮大这个区域。在这个区域涉及理念方面，可以参照欧元的建立模式，实现以人民币为核心的“锚”货币，逐步取消港元、澳元乃至新台币，最终在中华民族的范围内形成一种坚实的统一货币。然后，再走“非线性”的跨越化发展道路，跳出亚洲走向国际。当然，人民币不能放弃在亚洲的存在，仍然要寻求成为亚洲区域的核心货币，但是可以在“人民币国际化”的过程中兼顾“人民币亚洲化”，做到两条



腿走路。

## （二）范式选择的环境

作为次生型的货币，人民币的国际化面临既不同于英镑、美元等原生型世界货币，也不同于日元、马克、欧元等次生型世界货币。对于英镑、美元所依托的当时有利的外部环境诸如战争等，中国现在是没有的，而且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也不允许战争对进程的破坏。同时，中国还没有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综合实力的落后还很难走出一条原生型世界货币的发展道路；对于日元、马克、欧元所依托的不同的国际国内环境，中国又有所不同。虽然这些已有的货币国际化范例能够提供诸多的理论和实践借鉴，但中国的国情决定了人民币走国际化道路必须有中国的特色。人民币国际化当前的内因涉及这样四个方面。一是国家货币统一问题。作为世界上为数不多没有实现领土统一的国家，我国的货币体系中的货币种类也多种的，存在着人民币、港元、澳元、新台币等四种货币。统一货币的缺乏会直接影响到国际化中职能的发挥，这是人民币国际化实践所面临的首要的货币主权问题。二是经济与社会发展问题。人民币的国际地位支撑需要强大的国家综合实力，这其实要求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要继续以稳定为主，统筹兼顾，良性发展。三是金融系统完善问题。我国虽然已经建立较为完善的金融体系，金融制度不断改善，金融市场化改革不断深入，金融开放度逐渐增强，但金融系统的完善不是一朝一夕完成的，它会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而逐步进行，这需要一个较为长期的过程。这其中，制约金融系统的完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资本项目自由兑换问题，是未来国家金融系统对外开放，敞开胸怀与世界接轨的途径，是值得深入考虑的内容。四是汇率改革问题。人民币当前面临的升值压力促使对中国的汇率的进一步改革，未来的改革方向和汇率的调节也会成为人民币国际化的影响因素。因此，人民币国际化的环境是多样的、多层次的，这就需要在选择人民币国际化的模式时进行综合、系统、全面的考虑。

## （三）范式选择的结构

人民币国际化的过程应当是一个充分考虑时间、空间和速度在内的立体过程。

在时间维度上，人民币现在只处于国际化的初级阶段，甚至说刚刚开始国际化进程，在周边地区的影响和作用都很小。虽然，人民币近几年可以在欧美的某些机场、旅游景点等地方实现跨国取款业务，但这只是为了方便国内居民在国外使用人民币的一种普通的经营业务，距离人民币在国际上的世界货币地位还相去甚远；从空间维度上，人民币国际化是涵盖中国与世界经济联系、中国内部经济体系整合、人民币区域扩展等方面在内的综合运动的过程，而这种系统思考还很难在人民币国际化的实践中看到身影；从速度维度看，人民币可以依托国家高速增长快速实现国际化，但这样带来的结果将很难与我国整体的经济发展要求相适应，甚至可能带来负面的效应。日本曾经的经历可以成为我们的历史之鉴，正所谓“以史为鉴，可以正身”，人民币恐怕难以像经济增速一样迅速走出一条国际化道路，这就需要充分考虑人民币国际化的速度问题。由此可见，人民币国际化的范式结构是多层次、多维度的，任何一个环节协调不好，都会导致人民币国际化路径的偏差，甚至过程的中断。把握好结构、层次的要求，才能为人民币国际化的范式选择提供良好的借鉴。

## 五、结论

基于以上考虑，我国人民币国际化的范式选择，应当是走出一条涵盖道路、环境和结构等多个方面的动态的、系统的、中国特色的模式。具体讲，就是在综合考虑内外部影响因素的基础上，以成为世界货币并充当国际货币职能为目标，通过整合人民币、港元、澳元乃至新台币，实现国家货币统一，进而促成“人民币区”的建立，提升人民币的国际地位和影响，最终以持续、健康、快速、稳健的方式走出有中国特色的货币国际化范式。